顾爱玲
嬉皮士二代的中国诗情

顾爱玲，一个相当中国的名字，其实她本名为艾莉诺·古德，地道的美国人，现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。她自幼对汉语充满兴趣，后来更走上了翻译之路——为美国读者推介中国当代诗歌。她曾协助宇文所安参与编辑《剑桥中国文学史》，她的译著《有什么在我心里一过：王小妮诗选》深获好评。她本人的诗集也即将出版。

文 | 唐骋华　图 | 资料

Guailing
顾爱玲

美国当代诗人和翻译家，尤其对翻译中国文学有强烈兴趣，兼从事小说和散文创作。作品曾发表于Pathlight，PN Review，《天南》，Los Angeles Review，Pleiades，The Guardian，Cha等杂志，以及The Best American Poetry的网站。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。

新鲜的生活经验

顾爱玲并不是第一次来上海。实际上她曾在这座城市待了整整一年。但那次经历显然不足以消磨掉新鲜感，如今，她依然兴趣满满。不过诗人的兴趣点总是比较特别——繁华的商场、时髦的街道当然也吸引目光，可她最爱打量的还是城市里的人。

有好几次，顾爱玲漫步于淮海中路，遇到穿着“居家短裤”的中老年男子悠然而过。这种在美国绝对见不到的现象勾起了她的探究欲。

很多人批评此类“不文明行为”，顾爱玲不以为然。她更愿意作跨国界比较。“我们美国人，家是私人空间，外面是公共空间，你在私人空间和在公共空间的行为举止是非常不同的。但是上海人，会把家门口的那条路也当作你家的一部分，附近的公园也是。”顾爱玲觉得此种差异的背后是文化区别，那“非常非常有意思”。

这使她与“典型美国人”拉开了距离。顾爱玲说，美国人只关注自己，很少放眼看世界。举个例子，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通常被本土作家占据，连欧洲的都极有限，更别提亚洲了。对此顾爱玲无法理解：其他文化也有好多精彩的故事啊！她想做点努力，将中国当代文学引介给美国人，拓宽其“狭隘的视野”。

2013年，顾爱玲把王小妮的诗集《有什么在我心里一过》翻译成英文并出版。王小妮，诗人、小说家，1980年代即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，创作至今。在顾爱玲看来，她的诗歌看似简单，思想却深刻，而且直面社会问题。“美国人完全想象不到，太有价值了。”

《有什么在我心里一过》反响不错，聚拢了一批美国读者。但总体上，翻译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件挺寂寞的事：译得辛苦，喝彩声却寥寥。

所幸顾爱玲有个令人羡慕的身份：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。借此，顾爱玲能接到项目、获得资助，有机会到北京、上海等地参加文学活动、与诗人和作家交流、担任访问学者，等等。此次她到上海就是受邀来当驻场作家的，待三个月，专心写诗、翻译。

嬉皮士二代

顾爱玲汉语说得流利，咬字清晰而不刻意，略带些“儿化音”。闭起眼睛，你几乎会以为是在跟中国同胞讲话。追根溯源，这要归功于她幼年的小伙伴。

五六岁时，顾爱玲家里住进了一名中国小男孩，他们经常一起玩耍。男孩比顾爱玲大几岁，会讲有关中国的故事，还教她中文，诸如“我是猫”“我从哪儿来”之类的。小老师十分严格，如果发音不准确，会被要求重说5遍。当时顾爱玲有点排斥：“啊呀，很狠呢！”时隔多年又十分感激——那段启蒙期使她建立起良好的声调感，避免了说一口“怪怪的”中文。

顾爱玲的父母均为学者，知识渊博，尤其是她那位身为嬉皮士（Hippie）的父亲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嬉皮士运动兴起于美国，年轻人批判和反抗主流社会价值，寻求新的生活方式。期间，东方的文化、文学和宗教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。诗人加里·斯奈德大力引入和提倡禅宗，对嬉皮士产生了深刻影响。顾爱玲的父亲正是其中之一。他信奉禅宗。

“那大概是美国人对外部世界最感兴趣的时期了。”顾爱玲说。至1990年代，嬉皮士逐渐老去，社会价值观日趋稳定，美国人的关注点又收了回来。嬉皮士时代悄然落幕。

但总会有例外，比如顾爱玲。1979年出生的她自称“嬉皮士二代”，而且是被父亲以“禅宗方式”养大的。长久的沉浸使她对东方文化抱持着浓厚的亲切感，并促使她日后将王维和杜牧的诗译成英文。不过，顾爱玲身边的朋友几乎都对此不甚关心，这也让她显得颇为另类。好在美国人自有其长处——尊重每个人的偏好和选择。

顾爱玲父母藏书丰富，家中有个书架放满了诗集。她自小对那些长短句“特别有感觉”。七八岁尝试着写，很早就立志做诗人。无论在中国或美国，诗人都被认为前景渺茫。但美国家长的作风是：遵循孩子的天赋和爱好，鼓励、支持。

高中毕业后顾爱玲选了冷门的文学专业，同时汉语也没落下——当然，全靠自学。

精彩的出发点

2011年，顾爱玲抓住个机会，到上海某私立学校做外教。初来魔都，她有一种晕头转向之感。“首先，上海话我听不懂；第二呢，对上海的环境设施不了解，路牌、商标也看不懂。”但她不仅不沮丧，反而变得兴奋，开始努力学习。

“从不认识这个字到能准确地用它，过程非常有意思，会得到很多很多启发。”

顾爱玲的学生多为成年人，出于工作或出国需要来练口语。相处久了，学生琢磨着给她起个中文名。她本名Eleanor Goodman，取其谐音，就叫“顾爱玲”吧。“这名字乍一听还以为是中国人。”等亲眼见到这个金发碧眼的老外，人们往往好奇地追问：你很喜欢张爱玲？

一年后顾爱玲返美，入波士顿大学读硕士，师从哈金和卡明斯基学创意写作。两位导师风格迥异——后者传统，强调阅读经典；前者温和善良，但对文学的看法强烈而坚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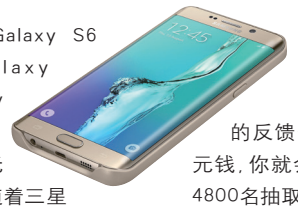
期间，在华裔作家哈金指导下顾爱玲翻译了几首唐诗，刊登于文学杂志。这是她首次发表作品，“挺容易啊，那我继续吧。”此时耶鲁大学博士生、诗人王敖提出建议：你热爱诗歌，又懂中文，为什么不翻译当代中文诗歌呢？

此前，在波士顿大学举办的文学活动中顾爱玲结识了好些中国诗人，开始了解诗歌圈的生态。但真要翻译她颇感棘手，“太难进入了。”她选择跟王敖合作，先试下水。“这是个精彩的起点。”多年后顾爱玲心怀感激地评价道。

几年下来，她向美国读者推介了不少中国诗人，包括王小妮、蓝蓝、萧开愚等。最近她利用到上海访学的机会，翻译臧棣的诗作。她对中国当代诗坛的了解，普通中国人望尘莫及。

去年起，诗人秦晓宇将目光投向工人群体。他编写《工人诗典》，为自杀的打工诗人许立志众筹诗集《新的一天》，还拍摄了纪录片《我的诗篇》。秦晓宇找到顾爱玲，希望她将字幕翻译成英文。“我目前翻译的都是收入稳定的诗人，而打工诗人，是我没有看到过的。值得去做。”今年6月，《我的诗篇》荣获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。

三星移动电源众筹　3万礼品直接送！



从今年上半年的三星Galaxy S6 edge到下半年的三星Galaxy S6 edge+和三星Galaxy Note5，无不是代表了今年安卓手机的高水准。然而光有手机还是远远不够的，随着三星Galaxy S6 edge+的发布，三星也同时展示了海量的配件供消费者选购。

近日，三星在京东官方发布移动电源的众筹，三星希望无线移动充电进入更多人的生活，通过众筹，移动电源也仅仅是裸价狂奔，只等消费者的青睐。这款移动电源摆脱了传统移动电源的束缚，可以和手机“合为一体”，随时随地就可以为手机充电，同时，它也是直接充当着手机的保护者，有效保护手机背部和边缘，以防磕碰。而比起上一代移动电源更强的是，它可以在180分钟就将手机的电量充满。

如此惹眼的移动电源，众筹的反馈也是相当惊人的，只要你支持1元钱，你就会获得抽奖资格，京东官方将每4800名抽取1名幸运奖（不足4800也按4800抽取），可获得价值4588元的三星手机专属京东e卡和贝尔顺智能按摩器一部（注：京东e卡可直接抵扣金额，且仅可用于购买三星S6 edge+或note5手机）（抽奖规则和中奖名单将在话题区公布）！而除了1元的支持之外，如果支持的更多，还有着近万名额的奖品支持，并且奖品的数量也将会让你惊叹！

此次众筹会在10月15日10点到11月1日10点结束，丰富的回馈和出色的产品相信会让你动心，届时不要忘记登录京东参加活动。